

宋元學案

冊十

趙張諸儒學案表

趙鼎

子諡

曾孫

綸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子文門人
百源伊川再

王大寶

張栻

別為南軒學案

傳
安定濂溪三

張浚

子栻

別為南軒學案

譙氏門人再
伊川東坡再

子杓

孫忠恕

別見南軒學案

傳
安定濂溪老
泉三傳

王十朋

子聞詩

子聞禮

宋晉之

第習之

楊萬里

子長孺

劉儼

呂陟

別見南軒學案

羅博文

別見豫章學案

張杰 別見玉山學案

陸游 別見荆公新學略

汪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學侶

陳良翰

呂祖謙 別爲東萊學案

陳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蔡幼學

陳武 並見止齋學案

陳鵬飛 黃補

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范端臣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並趙張同調

宋元學案卷四十四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趙張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中興二相豐國趙公嘗從邵子文游魏國張公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於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公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梓材案謝山是卷序錄原底作趙張二公學案後定序錄刊本益以陳芮諸公故易其稱

子文門人邵程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生四歲而孤母樊氏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先生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金人議立張邦昌先生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

累除司勳郎官久雨詔求闕政先生言自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于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先生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先生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先生翰林學士不拜改吏部尙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詔先生復爲中丞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之識今于卿見之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先生上章丐去會辛企宗除節度使先生言企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尋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襄陽陷召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上問岳飛可使否先生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襄陽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先生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先生辭以非才上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先生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邪上乃改先生都督川陝諸軍事九月拜尙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先生是其言且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不可恃矣乃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先生曰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先生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先生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先生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皇子瑗封建國公于行宮門外建資善堂先生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先生以宰相監修神宗哲宗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又以御書尙書一帙賜之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先生每抑之上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先生先生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閒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浚又嘗奏乞幸建康而先生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先生與議不合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及浚去位乃以萬壽觀使兼侍

讀召先生入對拜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四
官上言淮西之報初至執政奏事皆失措惟朕不爲動先生曰今見
諸將尤須靜以待之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先生再相或議其無所
施設先生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
傷元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先生曰陛下于金人
有不共戴天之讎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
憤懣之辭出于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
故不得已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上從其言
羣議遂息給事中張致遠以潘良貴常同被斥不書黃上怒顧先生
曰固知致遠必繳駁蓋已有先入之言秦檜繼留身奏事旣出先生
問帝何言檜曰上無他恐丞相不樂耳嗣因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
封國公先生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在今禮數不得
不異上曰姑徐之檜後留身不知所云先生嘗聞和議與檜意不合
及先生以爭璩封國事拂上意檜乘閒擠之又薦蕭振爲侍御史振
本先生所引及入臺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先生曰振意不在大
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先生引疾求免言大
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

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出知紹興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錢先生不爲禮一揖而去檜益憾之初先生與張浚薦檜可共大事然檜機穽深險外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先生先生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嗾言者論其嘗受僞命屢謫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先生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先生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不食而死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卽位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祔廟以先生配享廟廷擢用其孫十有二人先生汲引善類惟恐不及若胡寅魏玘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輩數十人分布朝列稱有知人之明顧竟爲檜所欺斥逐流離齎志以歿論者惜之所著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

參史傳

天授門人

程蘇再傳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詭言識者知爲大器靖康初以進士爲太常簿高宗卽位累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先生請尋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拂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旋除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先生度金人必來攻言宜設備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果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與先生于吳門捍禦已而先生獨留招集潰兵甫定會苗傅等作亂乃邀秦鳳路總管張俊相持而泣告以起兵問罪遂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疏請復辟亂定除知樞密院事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引入內殿曰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之先生以晚進不敢當初先生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先生問欲何如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先生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先生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遂慷慨請行詔以先生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得便宜黜陟旣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先生合五

路之師復之集諸門問大舉之策曲端言必敗先生怒令責狀旣戰于富平環慶趙哲軍先潰斬哲以徇哲將多不服背降金先生退入閬中下曲端獄論死會有言殺趙哲曲端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先生先生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先生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先生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及劉麟引金入寇趙忠簡薦除知樞密院事卽日長驅臨江部分諸將捍禦身留鎮江節度之兀尤聞先生已至江上驚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夕遁五年除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岳武穆飛平楊么先生奏遣武穆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羣寇旣就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歎置之坐隅先生以敵勢未衰會諸將議事江上請帝幸建康謀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偏趙忠簡及折彥質欲召武穆兵東下先生奏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時楊沂中兵抵濠州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涵動先生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爲沂中所敗遁高宗手書嘉獎趙忠簡等議回蹕臨安先生奏陛下一再臨江士氣

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初先生與忠簡同心輔國至是不合忠簡去而先生獨任以卻敵功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凶問至上哀不自勝先生奏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以安天下乃命先生草詔諭中外辭甚哀切每奏對必言讎恥上未嘗不改容流涕鄺瓊軍叛劫殺參謀呂祉先生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如何先生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憾之臺諫交詆遂落職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十年金復取河南先生奏治海艘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先生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先生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以不言而負陛下先生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于頭目心腹之閒不決不止秦檜大怒令臺諫論徙永州先生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健將言先生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督也檜死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先生時以母喪將歸葬臺諫湯鵬舉凌哲論先生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先生自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先

生迎拜道左衛士見之無不以手加額車駕將還臨安慰勞先生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累除少府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史忠定浩在政府先生所規畫浩每沮之先生薦陳正獻俊卿爲宣撫判官孝宗召俊卿與先生子棡赴行在曰朕依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符離之戰南軍不利先生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爲江淮宣撫使時湯思退爲右相急于求和上召先生入見復議罷和拜先生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隆興二年奉詔行視江淮御史尹穡論先生費國不貲先生亦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旣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誤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卽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計聞贈太師諡忠獻先生幼有大志及爲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日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朱子狀先生行實或以所述事止據其家牒詮次殊不協人言高宗祔廟議配廷臣或有謂先生恢復空言未酬三潰之辱然和尙原宿州兩勝皆自先生決之不可謂非善將將者矣嘗與趙忠簡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悉一時之望

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忠肅允文汪文定應辰王忠文十朋劉忠肅珙等爲名臣拔吳玠吳璘于行閒謂韓蘄王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武穆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爲名將有成功一時並稱爲知人先生事母以孝稱所著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子二人栳杓參史傳

張魏公語

留意聖賢之學愛養精神使清明在心自然讀書有見處以之正身

正家而事業從此興矣

見鶴山集

梓材謹案謝山劄記南宋宰輔登學案者張魏公家三世五人蓋謂先生及二子一孫一曾孫也

趙張學侶

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別爲玉山學案

趙張同調

獻肅陳邦彥先生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蚤孤事母孝爲文恢博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先生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以薦爲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除右正言金

再移書求唐鄧淮泗先生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理欲誅之宰相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先生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不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辱國不止于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先生湯思退尙執前論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先生疏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先生頓首謝曰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旣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先生言職兩淮撤備金大入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先生與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召爲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奏王抃矯詔請正典刑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旣爲太子詹事召對選德殿上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先生言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仁德無累功利自致上爲之

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賜諡獻肅

參史傳

修撰芮國器先生煜

芮煜字仲蒙一字國器吳興人也紹興進士爲仁和尉荒殍載道區處賑卹各有條理初官左從政郎憤秦氏之亂政通判常州沈長卿者李莊簡公客也嘗言和議之非一日與先生賦牡丹詩或告之謂有謗訕語下大理寺獄以先生爲證官騎赤棒至門先生慨然就質曰吾不知獄吏之貴也對簿力辯其非長卿不任答掠誣服獄吏以示先生對曰長卿誣服則可吾不能妄證也吏乃別摘先生平日所作詩有今作塵埃奔走人之句以爲怨望竄化州檜死召用爲監察御史其爲廣東提刑雍容儒雅以經術飾吏事舊例供饋甚豐先生潛輸之公帑歸過曲江盡以頒犒郡尉之缺于月給者時謂其清不近名利不違衆尙書左僕射葉顥薦先生與王十朋周操可備執政歷國子司業祭酒其對諸生蹴然如重客聞人有善欣然道之陳傅良陳亮蔡幼學陳謙皆在太學先生陶鑄之甚至時東萊爲學官摳衣講學昌明斯道先生以女妻之孝宗諭宰相曰侍從有闕亟用之而先生以疾固請祠以右文殿修撰歸太學之士祖送以千人觀者

太息先生雖不主和議而亦未嘗輕言用兵嘗奏孝宗曰陛下以爲蓄積稍羨思大舉當會計可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思也行當報卿已而上約略之僅可得十三番費用于是始爲息民之計先生每與人言及退入室端坐默思唯恐有失蓋省察之嚴如此所著有易傳及文集共三十四卷先生自化州還追和長卿牡丹詩有寧分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今人傳以當時所作非也先生卒孝宗思之不置用其弟輝至尙書

祖望謹案芮祭酒所著易傳一卷奏議二卷雜文七卷周益公采其說易之句曰坎之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蓋坎惟素習則在險不失其常險至方習亦復何及故初爻曰習餘則否雖然習當出險乃復入于坎窞者爲小人言也離之三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曾參易簣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

員外陳少南先生鵬飛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十二年進士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詞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于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于深厚晚始得第秦檜寓永嘉其子燿

學于先生于是得召對太學博士多所接納林光朝范端臣輩由此出時以高公息齋之爲司業與先生皆中興師儒之首改崇政殿說書遷禮部員外郎在資善堂贊讀仍兼說書經筵論平王歸仲子之賄上問母以子貴何也先生對畢進曰舜禹皆聖人興于賤微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父母則非所以爲貴也上爲悚然而檜浸不說先生每見檜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忘中原以自佚檜益怒乃以煇爲禮部侍郎以臨之先生謂煇所下文案多不應法蓋年少未習政事批其後還之煇亦恨甚先生講筵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奪有所諷遂以御史疏罷奉祠高宗頗思先生將召之適彗星見有自永嘉來者檜問陳少南作何狀則對曰覩妖星聚斂爲樂耳乃除名居惠州徒步往居四年以瘴疾卒所著有陳博士書傳三十卷詩傳二十卷雲濠案直齋書錄解題作書解詩解謝山劄記亦然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陳振孫曰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敘于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戍申不知其德不足以償怨鄭桓公死于難而武公復娶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恥難矣嗚呼其得罪于檜豈一論而已哉先生解詩則以爲商頌當闕而